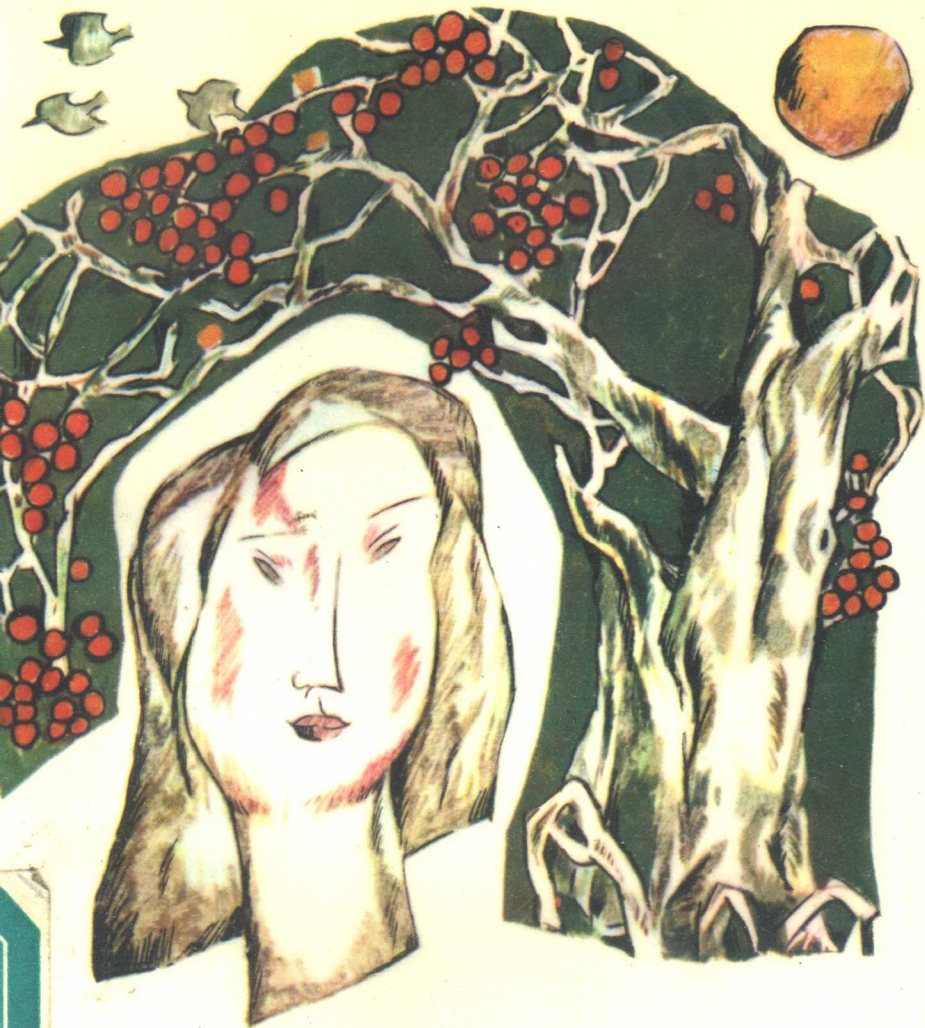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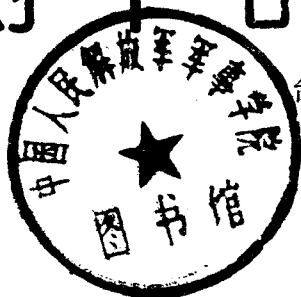
台湾 云菁

花树下的人

124
196



花树下的人



台湾 云菁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985 · 北京

花树下的人

台湾 云菁 著

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32} \cdot 6 \frac{4}{8} \cdot 138.000$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社自, 131-205 书号, 10309-111 定价, 1.50元

夏威夷晤云菁

范思绮

去夏威夷度假，是希希与我向往已久的一个奢侈梦。早已听说那热带撩人的风光，当地居民朴实友善的热情，直想也去拾一些无虑的欢笑，把新大陆的喧哗暂搁一边。但是，象所有俗事缠身的现代人一样，要配合时间金钱的方便及公事家庭的处理，才能谈得到度假。

上一次度假，还是七三年的夏天，在台北住了三个月，带回来细品回味了三年。如今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已经渐渐隐约遥远了，回台湾的欲望又骤然升起。筹备了半晌，时间总凑合不上，匆匆来去，不过增加更多难免的怅惘，因而夏威夷成了我们第二个选择的地方。

想去夏威夷，就联想到云菁，更怀念起那年我们在台北长夜深谈的日子。那时我们都有许多解不开的结，及那不被祝福的喜乐与忧伤。如今我们的生命都经过了一次隆重的洗礼，她已定居在夏威夷，因而我必须去看她，与她小聚。

我们参加的是一个十一天内游三个岛的旅行团，既经济又便利，旅馆、行李，专车接送全不用操心，每到一个岛的第一天有导游的巴士开去当地的名胜地，余下的三天是自由活动。

60011-12 29 1

最使我欢跃的不是夏威夷旅馆的豪华，游客的潇洒，或是一圈圈的草裙舞，一串串鲜花的芬香，甚至也不是那火山爆发地球溃裂的奇景。我所惊悦的是突然间，我又找到了一种心情，一种我自以为已经死亡的，属于少年时易感的痴憨的心情。

那是怎样的心情？

我们先去毛依岛，在有一间白天可以站在阳台上看海，晚上有波涛击岸的浪花声伴我入眠的房间。清晨起来，到软绵绵的白色沙滩上去捉小螃蟹，潮来时把我们卷入一波又一波的海水中。深陷在沙里的双腿，好象是踩着滑水的轻板，随着巨大的波浪，有乘舟而去的错觉。沙滩上的旅客多数是银发飘飘，都象我们一样被大浪冲击得呵呵地笑叫。刹那间，都象拾回了些什么，也许是童心，也许是了无牵挂的纯情，那单纯的喜乐真是难得又难忘。

有一个晚上，我们逛完了热闹的夜市，回旅馆的酒吧喝了两大杯梅台，带着微醺的飘然，一路上走到长长的堤岸。那晚刚落过一阵雨，地上仍是潮湿的，晚风轻轻地在身上拂过。行人不多，脱不了是逍遥的旅客。海洋静静的躺着在休息，海上的游艇亮着火炬徐徐地驶过，散播一串幽雅荡漾的歌声。

我们牵着手，沿着一排棕榈树默默地散步。这里有一隔世的永恒的宁静，这宁静反而在我心底滋生出一股鲜有的、莫名的激动，刹那间我竟有教徒下跪膜拜的感觉，多少个日子过去了，我们夜以继日地为争取更多的面包而奔波，在无止尽的竞争挣扎中，我们的心叶早已被磨得变了形，变得枯萎而粗糙；早已分辨不出夏夜的瑰丽，及细雨

飘在身上的温柔。

走着走着，象从一个遥远遗失的领域里找回到自己。心胸忽然开放了。啊，这世界多么美，多么的广阔。命运待我们何其的宽厚，在经过巨大的分裂摧毁后，仍留下一个完整的我，交给一个完整的你。这一片宁静，这一片海水悠悠……

由毛依岛转夏威夷大岛，感觉上有一段距离。花了整天的时间遍游活火山后，大岛本身给我的印象却透着一份离世的落寞。尽管耸入高空的观光旅馆全是百般的豪华，但是那零落破旧的房屋，那本地人歇脚的小冰店，那码头上三两闲坐的老水手，忽然带我跌入了初迁台湾时候的童年，及那遥远的被隐没了的乡愁。

旅馆的街上有一百二十家精致昂贵的商店、还有许多情调高雅的餐馆，但是我们却被一座装潢并不华丽的日本饭馆所吸住。它座落在海岸的人行道上，我们在楼上临海的竹窗边，坐在凉凉的席椅上，来一瓶米酒，吃两份生鱼片，听海语，看棕榈，别有一番清新的情趣。

大岛上的居民休息得早，晚上九点以后一切的活动都停止了。除了观光客去的地方仍不脱俗的卖着酒，响着震天的热门歌。有一晚我们绕着打烊后灯光通亮的商店橱窗散步，忽然听到从山坡上传来悠扬的男高音歌声，划破山居的宁静，使听歌的人感到欢悦的震撼。我们顺着歌声往山上追寻着，果然在一家燃着火炬的木屋处停住，原来是一个啤酒酒店，有一桌人围着一个满腮是胡的大汉在唱歌。我们也不进去，只是默默的站在窗口倾听着。过了一会歌声停住了，就都在里面喝着酒，打着哈哈。我们站在外面

舍不得走，希望他再唱。过了很久走开了几步，里面的声音忽然响起来：

“喂，不要走，我为你们唱一首。”

“啊，谢谢你。你唱到天亮我们都不会走。”

“从哪里来？”大汉又叫着。

“旧金山。你呢？”

“马德里。马德里的歌剧团。”

于是他唱了一段在《瑞格里塔》歌剧里风流多情的公爵有名的《女人多无常》。

我们一直站在起风的山巅上，听那宏亮多姿的歌声震动幽静的夜空。做人太有福，我们的心中一无牵挂。我又一次沉入激越的心情中。这心情在回到新大陆后，又被刻板的喧闹所埋没了。

旅程的第八天，我们来到火鲁奴奴。

离开旧金山前，曾写信给云菁要她的电话，可是直到去时仍未见到她的回信。心里嘀咕着，不知她是否搬家了，大半年不通音讯了。来到火鲁奴奴第一个就是打听她的下落。可是，查电话簿，问当地的朋友，都没有结果，只好先去游玩吧！

在国家将士公墓的草地上，我们凭吊新旧勇士们的伤亡，在珍珠港闻名的军舰上叹息当年的敌人，如今已成亲密的盟友。在群岛文化中心处，从每幢土房草屋摆设中，揣摩原始民族的威风，当然，我们没忘记跃进瓦基基海水里泡水去。唯一“严肃”的节目是希希到夏大机械系去讲了半天，在我听起来好象是一加一等于三的天书，难为了我那住在夏威夷的朋友朱裘迪，她也陪着我聚精会神的“打

瞌睡”。

眼看假期就近尾声了，我们站在阳台上望着火鲁奴奴的晨景无限的留念，还有两天的时间，云菁呢？我们无话不谈的朋友，都走得这么近了，见不着面不是很遗憾吗？希希看出我满脸的失望之情，一早就去租了部车子，拿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向我说：“我这就送你去她家，有地址，有地图，还怕找不着？顶多一小时的车路就到了。”

于是我们兴冲冲地上了路。十月份的天气仍很热，我们一人一件衬衫及短裤。上了公路，不久又迷了路，怎么条条公路都在整修中，短短的路程找得我们好辛苦。好不容易开到云菁住的米里顿小镇，真是又饥又渴，希希玩笑着说：“嘿！你这个朋友最好是一位不凡的人物！”

那是一处看上去很清静幽雅的住宅区，精致的花园小洋房一排排的陈列着。我们跳下车来，按着地址一家家地找着。

“九十二、九十三、九十五、九十六，怎么没有九十四号呢？”我们跑前跑后地找门牌，眼看已经找到了，但是却 没有她住的这一号。

“嘿，我看是你的朋友不想看见你，故意给了你一个没有房子的号码！”希希满头的大汗，还忘不了逗我。

正午的烈日下，我那颈项及手臂所长的痱子，益加的刺痛。想想自己真是傻，一腔热情来看朋友，也许她真不欢迎呢。正在懊恼着，希希忽然嚷着找到了，这不就是九十四号吗？就在最里面的这一角！

没有电铃，希希用手拍着门。

“大概没人在家吧，也许他们也旅行去了。”我为自己

解释着。

“不，有人来开门啦，是一个洋人。”希希望着玻璃窗里说。

“那是她的先生。”

开门处，果然是一个赤膊短裤，眼睛碧蓝，满腮胡子修理得很漂亮的男子。

“你是百山吗？”我直呼其名：“我是云菁的朋友，从加州来的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请进来。我们昨天就等你们来哩！”百山招呼着，套上一件白色的恤衫。不一会，云菁就小鸟似的从里面的房间里飞出来了。

“小鬼，你现在才来！”她笑着直看我，我也不停的打量她。几年不见，她比在台湾见面时反而更年轻漂亮了，一双大眼睛那样的灵活。

我给他们介绍了希希。大家坐定后我这才埋怨着：

“哎呀，发给你的信，也不回，电话也没有，偏偏我不肯死心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呀！”

“谁说没给你信，你问百山，我们全家出去寄的，一定是错过了。我还约你昨天在动物园见面呢，结果等了一天都没你影子。”

“动物园？为什么需要在动物园见面呀？”我不禁好奇。

“不，不是动物园里头。”百山笑着解释说，他的牙齿很白，眼睛灼灼有神：“是在动物园门口的对面，那里有一排篱墙，是本地一些艺术家的聚会处。每个星期天，我们就把画搬去，消磨一天。云菁经常在那里会朋友，写小说呢。”

“哦，这些都是你们的画吗？”我不禁向那墙壁上挂满的油画奔去：“啊，这幅青竹好清凉，这幅海景好凄丽，这朵鲜菊好传神呀，百山不是心理学家吗？没想到也是一个杰出的画家！”

“其实绘画本是我自小的爱好，”百山说，吸着烟斗：

“以前是为了一份丰富的收入而工作，现在拾起了喜欢的画笔，居然也能靠它生活。”

“是啊，正好我也学过画，我们两个现在的生活就是写作及画画，真是从未这样的自由，这样的自得其乐！”云菁依在百山的身边，看起来她是那样的满足快乐，与四年前在中泰宾馆时的沉重仿佛是两个人。

“最妙的是，”百山也哈哈地笑起来：“她的家人与亲戚都因她卖画而觉得不光彩，要她不要说出去，偏偏她写了一大篇文章登在报纸上，告诉所有的人我们在卖画，而且还十分的得意！”

说着他带我们去他们的卧室，拿出一幅幅更为精彩的油画，有山水、人物、花草及树木。我虽然对画毫无修养，却也能体会它意境的高雅及生动。

于是我们就坐在他们床上欣赏着画，无拘谨的闲聊着。

“就是嘛，以前我是靠人家生活，虽然是豪华大厦，却永远寂寞。现在的窝虽小，却是快乐无穷。靠我们的兴趣与灵感谋生活，不是值得骄傲的吗？最好玩的是，”云菁笑咪咪的望着百山：“有人喜欢我们的画又买不起，就来跟我下功夫。有一对夫妇，先生请百山去喝茶吃点心，百山开心的跟人家去了，太太留下跟我说好话，等百山回来画已经打了个大折扣，很便宜的卖掉了！”

我们都觉好笑。看他们住在这海边幽雅的艺术气氛中，生活得象两只海鸥那样的潇洒及自由，确有说不出的羡慕。

午餐后，百山与希希聊他们男人的世界，云菁和我也互诉起近年来彼此所经验的周折和冷暖，多少曾经珍贵的虚荣繁华都被抛弃了，在单纯的平凡中反而找到真诚的满足。

“人总得为自己活。”云菁掠开肩上的长发，思索着说：“我们为父母、为丈夫为小孩，甚至为这个对我们并不友善的社会，都做了很多。现在义务都尽了，小孩也快长大了，我们应该有一点自己的生活。你看我，”她又粲然一笑，轻轻地说：“现在的物质享受也许不及以前，但是你拿全世界给我换，我也不干。”

“你知道我们这生活最宝贵的一点吗？就是我和百山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可在一起。我们一起画画，一起写作，一起应酬或买东西。有人说我们成天厮守会生腻，我说不，不但此生，但望下生再下生，永远成夫妇。但愿下生相逢不要如此之迟，结合不要如此之难。”

啊，那么的虔诚，这么的美丽，当一个聪明成熟的女人这么坦诚无忌的承认自己的爱，并因此而满足快乐时，那是多么的动人。我望着百山，不禁为他的幸福而感动了。

谈了画，又谈了她的新生活，这才谈到写作。她很快地拿出一本她新出版的《旅途》送我，但是又说她对这本书并不太满意。“太长太噜苏，那时我刚搬来夏威夷，一切都在紊乱之中，我就在那紊乱的九个月里完成了《旅途》，现在看看并不太喜欢。”

“那么你喜欢的是哪一本呢？”

“是在《世界日报》上连载的《月儿弯弯》。那本书我写得费心很辛苦，即将由皇冠出版。”

《月儿弯弯》我没看过，只好等它的出版了。云菁拿出厚厚的一叠原稿告诉我这是她的新作《天堂鸟》，已经写了九万字了。

看着她的一幅幅、一本本可观的成绩，我不禁又惭愧又羡慕！同样都是在迁动紊乱中，为什么她仍专心致力于艺术及写作，而我竟任那时间空白地从指缝间溜走而一无所成呢？

云菁看我翻着稿纸在发愣，也按住我的手，望住我的眼睛，轻轻向我说：“你也可以写，为什么不写呢？”

如果说夏威夷之行有什么令我困扰及不安，就该是她这句话了。

那天晚上另外有应酬。

云菁和百山手挽着手，在停车场和我们说再见。我们的车子开上了离她家不远的林森道，转弯处，仍看见他们在挥手。

天堂在夏威夷，天堂也在我们的心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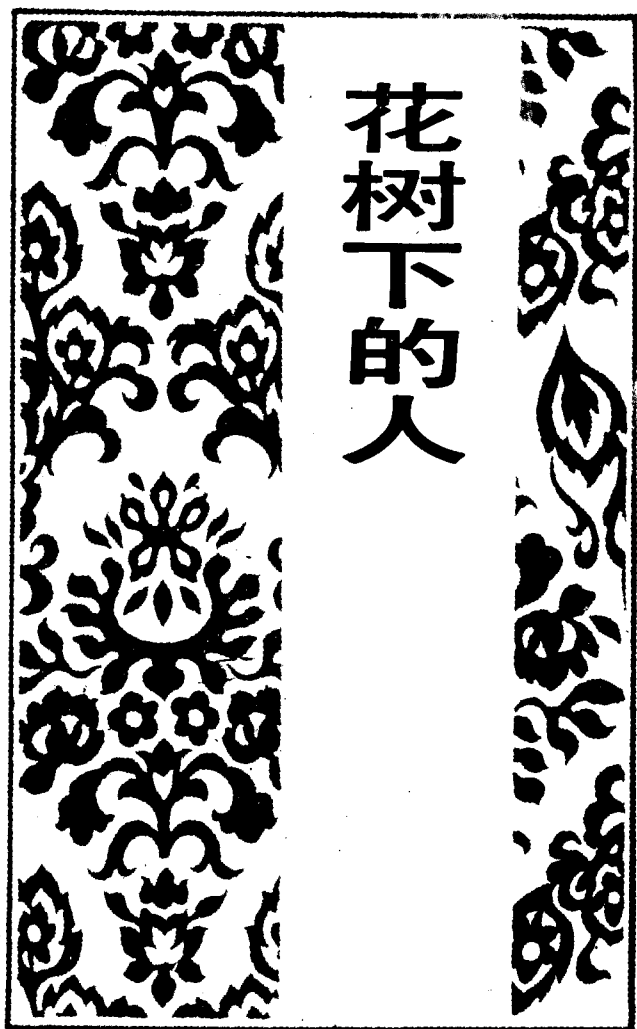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七七年加州

目

录

花树下的人	1
老雀啁啁	91
云老居士	101
四十八小时	107
阴错阳差	115
那个星期天	125
大苹果树与小苹果树的故事	135
嫉妒	149
阿卡	157
东西有别	177
朋友	187

花
树
下
的
人





第一章 楔子

百山跟我初来夏威夷的时候，常常带了两个孩子上山下水的玩。玩到岛子东南端，我们去了海族公园。

海族公园滨海而设，把咸水引入围起，养着各种海生动物与海草之类的海生植物。其中布置得最美又最富戏剧色彩的，是那海狗表演的地方。

一片水池，因为面积大，风一吹就水波粼粼浪涛起，望过去给人海洋的感觉。在那洋心凸起一个小岛，岛上有茅草屋一幢和椰子树数棵。茅屋有门有窗有短篱相围，篱内养着鸡一群狗一只。椰子树参差不齐，树高处将熟已熟的椰子累累的挂着。

在小岛旁边，一艘独木舟浮浮漂漂，被麻绳绑在近处的椰子树干上。那独木舟是用一整块木头挖出来的，一如那小屋，只属于夏威夷群岛最原始的时期。

若似海洋的巨池、可以住人的草房、那椰树那鸡犬那船只，都是舞台和台上的道具。在这一切的四周，梯田形的看台自低而高，坐满了可容数百人。

表演开始时，只听见回转悠柔的古夏威夷乐声从看不见的麦克风中播出，萦绕在水面也萦绕在椰梢，直到那所

有的人声都静下去，可以听见的只有群群的海鸥在那里扑打它们雪白的翅膀。

就在大家屏息企盼中，一片红光，从草屋中闪出。

说她是红光，一点也不过分。

艳到极端的東西，是人也好是物也罢，那光彩太眩人眼目了，就反而令人看不清细节。

观众们眨眨眼，才把走出草屋来的女郎仔仔细细的看清楚。

一袭大紅花的纱笼，裹着个细细长长找不出缺点来的身材。那皮肤晒成了栗子壳的深棕，两颊和口唇的红妍不象化妆品而象朝日或是晚霞的反光。

最能捕捉人的，是那一头长发。

黑得象岛上无星也无月的夜空，厚得象风雨将来时的乌云，层层堆堆，却不减轻柔。

女郎一转身一稍移，那长发就飘拂起来，似飞瀑若轻纱，令人无限遐想。

跟纱笼加在一起，给予女郎浑身艳光的，是她一身一头各种颜色的鲜花。

头上是花环一圈，颈上是花链两挂。手腕、足踝，也缀着花儿朵朵。

花朵是红的、橙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紫的，再加上深深的浓绿和浅浅的翠绿做为叶子。夏威夷的花朵儿不但经年常开，而且开得那样水滴滴亮晶晶，能把满珠宝店的红玉绿翡和白珠紫石黄宝都比得黯然无光。

女郎在看台上此起彼伏的赞叹声中旁若无人，悠悠闲闲的喂狗饲鸡，再拿一把竹帚，扫那小屋附近的土地。